

母親的活色生香

刘艺亭作品集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刘艺亭作品集

第四卷

母亲的活筐箩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刘艺亭作品集

我的乡土(诗集)

今天和明天(小说集)

回春曲(诗集)

母亲的活筐箩(散文集)

黑红点(故事集)

刘艺亭作品集 第四卷 母亲的活筐箩

责任编辑:张根树

装帧设计:宋丕胜

美术编辑:宋丕胜

责任校对:桂香 春月 董康 贾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印刷:河北太行机械厂印刷厂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221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850×1168毫米 1/32 34.75印张 672千字 1999年5月第二版

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—5000 定价:(全五卷)40.00元

ISBN7—80611—332—0/1·321



刘艺亭从团泊洼农场回来后与保定家人合影
刘母(坐) 从兰州来探亲的四弟(后排左一)

(1961年7月)

序

在这本零枝碎叶的文字中，能够看到我自己的一点足迹，虽无多少光彩而又尚不肯弃之者，无他，取其实录也。

除《文林片语》这一部分外，几乎写的都是冀南的人和事，其缘由是我生长在那片土地上，又在那里长期工作过，即使离开那里之后仍有蜻蜓点水式的还乡之行，或去看望一下亲人，或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来去匆匆，所见所闻所感，有时就记一下印象。

至于只收入像点散文样儿文字的《文林片语》，则是我混迹于河北省文艺界之后，有时又负点责任，事情来了往往需要有所表示，有的还要写下来，白纸黑字印在那里，恐怕也产生过一点影响，至于对与错皆出自当时的思想认识。如今时过境迁，人也老了，其泥爪仍可供个人回顾与思考，过则勿惮改，绝不想抱残守缺，固执己见，尚祈读者赐教。

1995年3月5日

目 录

序

战地手记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
| 3 | 刘光杰和他的母亲 |
| 8 | 阎明谦 |
| 11 | 胜利，为了前线胜利 |
| 14 | 一位创纪录的缝纫手 |
| 18 | 三年后再看赵横城 |
| 21 | 心平如镜 |
| 24 | 花中选花 |
| 27 | 自卫战争中的魏村 |

- 29 在反攻中再立新功
40 弹无虚发
43 记特等机枪射手周茂祥

乡 风

- 49 月是故乡明
59 新绿
64 炊烟，也变得香甜
68 墓前
72 水·水井·水塔
75 春风催桃李
80 母亲的活筐箩
85 故乡之光
94 南宫行

平凡的怀念

- 103 师友
110 我所知道的作家马紫笙
116 青年诗人王博习

- 120 忆马湘
- 127 悠悠此中情
- 137 他奉献了自己的一生
- 141 纪念碑前

文 林 片 语

- 149 谈创作辅导
- 155 我们的希望
- 158 矛盾和吵架
- 160 诗是生活的火花
- 162 从阿 Q 的帽子说细节描写
- 165 致《无名文学》
- 168 《文论报》发刊词
- 170 写给《莲池》
- 172 新的一年要有新的提高
- 175 话说振兴曲艺
- 181 深入生活 谱写时代
- 185 贵在文品与人品都好
- 188 战地花枝犹好看

194	路
197	喜庆漫笔
202	领悟人生
204	老树春深更著花

战地手记



刘光杰和他的母亲

“说起过去的苦日子就想哭一场！”威县八区魏家寨村长刘光杰的母亲，每逢和熟知的人谈起往事，就常常这样说。

早先，她娘儿俩的日子确实过得很伤心。光杰他爹去世以后，公婆不爱见，家又少吃没喝，连一丝温暖也没有了，饥寒鞭打着她到姚楼财主家里当“做饭的”，十二年中天天低声下气，走前站后，比鸡骂狗的话听着只好装没听见。相依为命的孩子呢？光杰十四岁就说到郝村扛小活，一年只六元工价，没吃少穿。

光杰在郝村扛了两年小活，就转到段村一家地主家去，工钱由六元升到十八元，但是，多一文钱要做十文钱的活。有一次光杰耙地回来，平地起了风波，主家张口骂他：

“耙地，弯七扭八，白顶个扛活的名，十二元也不值！”

“不是亲戚说，我三十元也不伺候你！”光杰觉着做活

吃饭，理直气壮，和主家顶了嘴。

主家外号“四白话”，两片嘴能说会道，他觉得扛活的竟敢顶嘴，简直是无理极了，大骂大叫，把四邻八舍都招引来了，“四白话”给光杰按的罪名是“还口肆骂”。他还狠狠地说：“不要他了。”

“好！我也不干了。”光杰受不下气去。旧社会钱多说大话，众人明知“四白话”没理，说说劝劝，没分别是非，总算完了这一场风波。

抗战后，光杰到马兰村魏二先生家扛活，那时抗日政府改善工人生活的法令出来了，他在马兰被选为工人代表，向主家提出增衣要求。主家说：“哪个朝代兴这个？”

光杰把大家有饭吃，团结抗日的道理讲了一番，主家仍置之不理，并吓唬他：“不增！你们有法使去吧！”

地主不执行进步法令，光杰带领着工人向政府控告了，狡猾的地主们在法令面前赖不过去，才给大家增了一身棉和一身单。光杰回忆起这件事时说：“有了抗日法令，扛活的这才被富人当人看了。”

民国廿八年光杰回家来了，娶了媳妇，靠卖豆腐、淋盐、担八股绳（意即按季节卖瓜果菜蔬）为生，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，不断吃糠。但他对抗日工作却十分热心，三十二年被选为村长，参加了秘密游击小组，在敌人格子网内坚持斗争，还曾北去柳町据点打死一名汉奸。一个秋天的下午，菜园炮楼上日本翻译官骑自行车去威县，他和另外两个游击组员闻讯赶到赵村村南去截，隐蔽在秋苗地里，敌翻译官顺着公路走，他们三人乘其不备，举枪上前，活

活捆了他来。

灾荒中，光杰家没有饭吃，六月饿死了祖父（祖母早已病死），七月饿死了老婆，熬到秋天才看见了一把新粮食。那时他当上了村长，县上区上的干部们都到光杰家里落脚，吃饭住宿，光杰他娘待干部十分亲热，干部们一进门就说：“大娘，叫俺吃点啥？”秋粮未熟，黍稷才黄尖，摘豆荚，用拐磨拐成面，给干部们预备着食用。有时抗日干部多在晚上活动，因而光杰家夜里也就特别的紧张，自己忍饥挨饿，做下饭先尽着外来干部吃。由于靠近炮楼，你来他往，光杰娘没睡过安生觉，她一听拍墙就知道谁来了，赶忙去开门，迎进来问饥问渴，一夜她曾做过四次饭。有一夜，她往外边掂水一脚踏在坑里，歪了脚脖。

有一年八月十四日下午，太阳刚上墙，区上三个人在家吃她擀的面条，她因一时有事留在家里（过去，干部们在家里吃饭时她总到街上站岗），猛不防李店炮楼上两个伪军闯进来，见了正在厨房吃面条的就骂：“老子连小米都弄不到，你们还吃面条！”

真使人吃惊，区上人的手枪还放在北屋的椅子上，被看见了不得了啊！她老人家机智沉着，一手把挂在门鼻上的破夹衣扔在那椅子上，把手枪盖在下面了。然后她又沉静地走出屋来，对伪军说：“歇歇吧！”

“村长哪里去了？”伪军叫唤着。

“他不在家。”她老人家接着说：“他们三个是郭村和后辛庄来做活的亲家，给他们擀了点杂面汤。”

经她老人家这一说，伪军火消下去了，翻了翻三个人

身上也没发现什么，也没到屋里去就扭头走了。区上的三个人安然脱险。

她老人家在危险困难中百般爱护抗日人员，有的人在她家过大年夜，她也没吐过半句怨言，没挂过一丝不喜欢的脸色，大家称她是“抗日母亲”。

民国三十四年夏天，地主刘保章等记起了灾荒年群众向他借粮及因吸毒被查明等事来，仇恨交加，一心想夺取村政权，刘光杰等三四个村干部更是他的眼中钉。于是刘保章利用他是粮秣干事的地位，首先向光杰开刀，诬说光杰贪污，并把当时村里三十个烟鬼鼓动起来，找刘光杰算账。查账结果，完全是没有踪影的事。刘保章仍不死心，他又向上告光杰，经区上调查，失实，阴谋又失败了。光杰在岗位上屹立未动，依然努力工作。

后来，刘保章又趁动员参军机会，叫他弟弟刘保祺等几个人参军了，当时未发觉他有阴谋。过了两三个月，刘保祺和王建勋突然带枪回来了，阴谋暗杀光杰等人。当天夜里，光杰本来睡在场院上，因为落了一阵小雨又回到家里睡了，刘保祺他们去场院没有找见。第二天，光杰出村去领抗属粮，在街上碰见了刘保祺，刘保祺把光杰喊过去，诬说他“对抗属不关心”，说着上来就打了光杰几个耳光，又强拉光杰跟他走，村里人一见慌了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拦也拦不下。当时光杰扭不过人家，就被抓到邵固镇，吊打了一顿，幸有区上保着才没有丧命。但这种生死的考验，并没有动摇他的革命决心，反而加深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，他回村后就领导群众斗倒了刘保章及其走狗。

前年头一次闹翻身斗争，光杰用分的果实买到斗争来的七亩麦苗地，麦收后不但有了吃的，他还垛了点麦子，买了一张织毛巾机，忙工作，忙种地，又忙织毛巾，收入增多，日子往上升。去年又续娶了媳妇，今年春天新盖一座东房，连旧有的配成一座二合房的院落了。全家和睦，努力生产，麦收时打了八布袋多麦子，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麦子还家呀！

饮水思源，光杰他娘说：“家里收了麦子，该包饺子请请领导工作的同志们。”又说：“俺们穷人托共产党的福翻了身，能以出头露面了！”

1947年6月

阎 明 谦

阎明谦是一位翻身农民，虽不大识字，刻苦耐劳，有智有勇，抗战胜利后离村工作，现在担任魏县三区武委会军事部长。

魏县是冀南的一个门户，蒋军进攻冀南解放区以来，他就带着一个民兵连在边沿区活动，打击进犯军。去年十二月一日，他带领他的民兵，创造了阻击蒋军进攻歼敌四十余名的回隆突围的模范战斗。

蒋军占领了回隆，他和他的民兵们就在蒋军据点附近坚持斗争。元旦，蒋军从回隆进攻大名，他们在张二庄、鸭绿集沿途阻击敌人，随走随打，一直打到漳河以北，打死二十多个敌人。

第二天夜里，他带着二十个民兵转入漳河南岸，深入敌人腹地坚持斗争。进入大郭村时，已夜深人静了，又摸不着敌人情况，他们隔墙跳入一个农家。主人一见非常惊慌，问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随后告诉他们村里住着一连